

李 蕾

藏不住的后石沟

幽谷里堆满花香和鸟鸣，七彩山雉扑棱棱掠过树梢。缎带般的山路飘向后石沟。

波渺渺，柳依依，我被沿途风光迷醉，心境豁然清朗，仿佛整个人都浸染了花香。

后石沟不是一条沟，而是一个从沟底拔节生长起来的小山村。

它不矫不饰，索性以名字阐明地理特点，备注一个“后”字，有小隐隐陵薮之势，有退一步海阔天空之气度。

想走近后石沟，必先经过一方隐藏在山谷盆地的圣水，尊名：铁山水库。她烟波浩渺，空蒙辽阔，六十多年来，城区几乎全靠她的琼浆玉液滋养。有时，湖水如湛蓝色绸缎，光斑如锦鲤般闪耀跳跃。青山、绿树、繁花、蒹葭，万般倒影共徘徊，水鸟沉浮嬉戏，宛若巨幅写生油画。微风一吹，画布轻轻抖展，更添了层次丰富的动感。有时，湖面上云蒸雾罩，烟雨缥缈，山在云里，树在雾里，游人好像置身海市蜃楼……季节不同，光线不同，山色和湖光也迥然不同。

后石沟呢，路转山头忽见，它就在库湖北岸。

它好像是故意藏起来的，藏在连绵起伏的峰峦之后，藏在462平方千米、总库容量5183万立方米的饮用水源保护区，藏在266种鸟鸣声里，藏在约1500种草木清香中，藏在人语鸟喧的闹市之后，藏在陶渊明的田园诗行里，它是隐在深山人未识的芝兰，静悄悄地散发着古朴自然的芬芳。

这是一个美得令人惊呼的小村庄。

它掩在树丛中，地势北高南低，房屋呈梯田式高低错落，整个村庄立体感特强，仿佛原始乡村的沙盘模型。红瓦、石墙、大树、菜畦、碎石路，相映生辉，波光潋滟的湖水环绕着它。此情此景

景，让我想到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明明位于高坡上，为何称为后石沟呢？

这得从岁月深处寻找故事开头。

库湖所在地原是三面环山的狭长石沟，水草丰美，土地相对平展肥沃，有上千年的人类居住史。

到20世纪的1958年，有一千四百多山民在此居住，他们沿用着古老村名：后石沟。

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水利工程开始了，后石沟人把祖祖辈辈栖居的家园腾出来，让给铁山水库。于是乎，全村人浩浩荡荡大迁移，大部分被分流到四面八方，只留下七十户人家往后撤退，一退就是好几里路。

当时，后石沟人既要白手建造新的家园，又要投身水库建设。

出山没有路。穿的是破衣烂衫，吃的是杨叶团子。他们像草籽一样，在峰峦间寻找厚土扎根。小南沟和小北沟是水汉子流经造成的“沉积平原”，挖屋基相对省力。建屋基需要石头，村民上山凿石，山路陡峭坎坷，稍不留神就会连人带小推车滚倒。巨大的摩擦力迫使车闸燃起黑烟，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使他们脚踝受伤关节变形……外墙怎么办？没有砖，就地挖黄黏土夯就。简陋的民房散落开来，简陋到什么程度呢？筒子屋，屋内没有隔墙……到水库挑水路途太远，就在小南沟掘一眼大口井，在小北沟掘一眼大口井，就近解决吃水浇园的刚需。遇大旱之年，大口井内水位低到极限，后石沟人只得下井底刮水纾困。而当雨季来临，山洪暴发，房前屋后便是一片汪洋。

退，再后退。积力蓄势十余载，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石沟人终于把房屋归整到高处

来，把自来水引进村。

在后石沟，随处可见这样有趣的情景：北邻的门槛与南邻的屋顶持平，后邻门口的杏树好像扎根在南邻屋顶之上。你不遮我，我不挡你，每家每户都享有充足的阳光。

靠水，他们不捕鱼；靠山，他们不猎鸟。春日里百花烂漫，飞霞流彩。杏花飞，鸟儿笑。怎样与鸟类共栖青山绿水？在杏枝上拴一个红色塑料袋。塑料袋鼓鼓地装满春风，晃晃悠悠地飘，吓唬鸟儿：走远点，莫心急，共待杏儿肥。

后石沟村的土地格外来之不易，每一分地都是他们亲手拓荒开垦出来的，大多数是梯田，在陡峭的山坡上。种地、施肥、浇水，收获全凭肩挑人抬，格外辛苦。村民给每条沟每块梯田每个山头起了名字，东莲花山、西莲花山、阡子沟、崖子坡……粒粒土生金，他们精心呵护着来之不易的庄稼地。犄角旮旯都不闲，见缝插针地席韭菜、植香椿、埯扁豆。房前屋后也不闲，栽杏树、樱桃树、梨树、柿树、木瓜树。人栽树，鸟也播下种子，久之，村庄变成了花果园。

漫步在后石沟，我常常喜遇“故知”：濒危的野刺玫、罕见的白头翁花，还有山苜蓿、地锦草、党参、荠菜、附地菜、泥胡菜、苦菜、点地梅、小菊、灰菜、地黄、独行菜、益母草、滂菜……我久违的田野伙伴们啊，被城市的气浪逼退，退得远的，隐居在后石沟满地撒欢呢。一年四季的诗境也都藏在这里：“林外斑鸠春雨歌，屋头初日杏花繁”“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

有炊烟袅袅升起，像一曲慢节奏的山歌。

村中央有凹沟湿地，空气格外清澈，蒲草临风摇曳。

一簇容光焕发的老年人坐在木椅上轻声细语，一壶白炒的绿茶飘散着苦尽甘来的香气。他们热情招呼我，眼神里流露真诚和淳朴，好像童年里亲切的邻居。我说村庄美如画，他们眼睛一亮，微笑着说：“现在都说这是好地方，可那些年，俺们受老罪了，受老罪了……”还有健壮的老人，正扶犁车归来；有的老人，正在整理蜂巢；有的老人，安静地坐在树下翻阅报纸。

村民以老年人为主，五十岁左右的村民寥寥可数。老人们是后石沟村最早的学生，那是1950—1960年间，上过两年私塾的后石沟人刘金民担当起扫盲教育的重任，他边教学边自学，利用十年时间，实现了后石沟青壮年全部扫盲。扫盲教育逐步从小山村推向全国，刘金民也成了令人瞩目的全国劳模。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骄傲，更是一个自然山村全方位自给自足，拔节生长的闪光足迹。20世纪80年代，村小学关闭，整合到镇上去。现在的后石沟村没有学校，仅有的四个“山娃”免费享受大鼻子校车接送上下学的待遇，巨大的时代变化让这些鹤发童颜的扫盲班学生感慨万千。

斑鸠正在松树上搭窝，蟋蟀坐在菜畦里弹琴。自然、静谧，是后石沟的灵魂。我在小巷中穿行，打量着装满乡愁的老旧旧宅，打量石墙和瓦缝里开出的野花，仿佛我是一个入侵的音符，正在打破后石沟独有的宁静。影视人纷至沓来，在后石沟定格故事背景。一些村民忙着把柴草移进自家院内，要开始打造“美丽乡村”。

后石沟藏不住了……



王玉静

母亲家的无花果树

母亲家院里有一棵无花果树，长得不高，最高枝头离地也就两米多，但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浓绿的叶子像撑开的大阳伞，把整棵树包裹得严严实实。最喜人的是它的果，每到九月前后，满树的无花果便陆续成熟了，大大小小的果实像小铃铛般挂在叶子底部。随着秋风渐起，果实的颜色逐渐由青色变成黄绿色，间或有些浅粉的暗纹，顶部微微开口，再过一阵，熟透的无花果会自动裂开，虽不像石榴那般炸裂，却也像绽开的枣花馒头一般诱人。

成熟的无花果果皮很薄，轻轻一撕就可以扯下来，但需要有耐心，一不小心就会撕破。浅黄色的果肉口感细软，甜蜜蜜，软糯糯的，个个像小糖包一样，甘之如饴！嚼上去质感比较特殊，因为有不少米粒儿大小的籽，就跟吃草莓火龙果一样，嚼起来咯吱咯吱响，比较有趣。

这棵树长势一直不错，结的果也多。每到果实成熟的季节，母亲总会催我回家。那熟透的果实，他们总不舍得摘，想留下让我们体会收获的快乐，只因为我说过采摘果实比吃果实还要开心。

无花果果期不长，也就半个月，集中上市的时候，水果摊随处可见，品种也多，青的、黄的、红的、紫的，煞是好看，有的竟如鸭蛋般大小，色泽光亮，紫中带红，看着极诱人，买来一尝，却远不及母亲家的那些。

后来知道，母亲家那棵品种叫“砂糖”，浅黄红色，含糖量高，汁多味甜，品质很好，那甘甜的果实确实犹如砂糖一般。

新鲜的果实摘下来，在靠近树干的顶部会流出乳白的汁液，很像牛奶，但味道并不好，最恼人的是我对它过敏，碰到皮肤上便是红肿一片。于是所谓摘果，也就是戴着手套摘几个长在外边的而已。好笑的是吃起来却不过敏，经常是母亲一边小心地扒开皮放到碗里，一边戏谑着“小姐是富贵命，只爱吃不能干活”，我就边听着母亲絮叨边品尝着美味，幸福开心的感觉。

“砂糖”果实品质好，抗病性也不错，但抗寒性却不行。2020年的冬天出奇的冷，出现了几十年未见的低温天气，还下了好几场冰雹。在几场极寒天气的摧残下，“砂糖”的枝干竟出现了暗枯的酱色，惊蛰过后，依然是蔫弱枯弱的样子，周边的几棵无花果树都冒出来新芽，它却是一副大限将至的可怜样子。我们都惋惜，尤其是母亲很不开心。

“五一”时姐姐家从外地回来了。姐夫是园艺方面的专家，他仔细观察了根茎树干等，然后咔、咔、咔一顺修枝剪干的猛操作，原本不魁梧的树木更缩成光秃秃的小老头儿，萎靡不振，没有丝毫生气。可就在我们都以为它抗不过冬寒和猛医时，没想到初春一场小雨过后，被砍去多数枝桠仅存的几条大的枝干上竟冒出星星点点乳黄色的小芽，接着露出鹅黄色的绿，等我出差一周回来，竟长到鸡蛋一般大，过了半月，长出越来越多的叶片，有的长到巴掌大，看起来虽仍然单薄瘦弱，但泛着翠绿的光芒与生机，旁边生出许多偏枝条，新绿、抽芽，逐渐恢复了曾经的繁茂。月初回家时看到树梢的尖端竟顶着十来个果子，先于叶子生长，枝条中间也冒出几粒，饱受寒冬摧残后，它又焕发出勃勃的生机，如今枝桠上的果子已经开始成熟，不禁让人赞叹它坚韧的生命力。

最令人称奇的是当时剪枝后长出的那部分枝叶，尤其茂盛。老人们说，一棵树受伤结疤之处是它最坚实的地方。伤处结疤，痛处如铁，然后，仰望着光，无畏成长，以顽强的生命力与困境抗衡，终将长成茂密的大树。这与人的一生何其相似，人的一生会遇到种种困难逆境，人总是在遭遇重创之后，变得更加坚强和隐忍，只要不气馁，充满信心，越是险恶艰辛越知难而上，坚强、勇敢，等待便是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创造出无限的生命可能。

无花果，并非真的不开花，不过是形花，它淡黄色的花是包在果实内的，所以人们才误以为它不开花。都说大凡花艳者，往往不容易踏踏实实地结果实，想来有道理。无花果，无花而果，不张扬，不作，默默地孕育着甘甜的果实。

张书浩

黄凌霞

它们

尘寰中还有它们
它们是谁？
是绿草，是树苗
是一抹不知何处的幽芳

它们是谁？
是碧海，是苍穹
是一抹无人知晓的灿烂

它们是谁？
是蝼蚁，是虫蠹
是一只不见天日的蚍蜉

它们是谁？
是浮云，是皓月
是一片无人踏足的星河

人们总在忙碌着
为了他，为了她
在一片属于自然的世界
建设起自己的领土

于是它们不见了
绿草被驱逐，树苗被流放
幽芳被囚禁于砖瓦之中

它们不见了
碧海蒙上灰白，苍穹染成黄土
灿阳也淹没在层层阴霾之中

人类本诞生于自然
却把自然变成自己大厦的地基
掠夺，摧毁，不得餍足
直至冰冷，坚硬的虚无

啊，不如归去，它们才是我的故乡
我想踏上连绵的山峰
唱响自在的高天之歌

我想站在沧海的岸边
看那日出的磅礴，涌浪的起落
我想登上群山之巅
掬一捧星河，洒向积灰的尘寰

啊，不如归去，它们才是我的理想
我想飞往无拘的天空
与飞鸟为歌，彩云为和
我想走在初春的冰河边
看玄冰破碎，猛潮奔腾
我想静坐在古树下
听千风流转，万象高歌

王 彦

谁会爱你脸上的皱纹

你是身量苗条，还是体态臃肿，抑或是你青春的容颜，还是皱纹纵横的脸，他都爱，因为你在他眼里，在他心里，你怎样，他都爱。

可纵观世态万象，又有多少人会是如此呢？

年轻漂亮，有人追随，这，无可厚非，因为对美，任何人都没有免疫力。于是，山盟海誓，天长地久……醉美的情话让你觉得这是人间真爱，好像全世界只有你最幸福。你陶醉在幸福的云雾里，不亚于玛蒂尔德戴上从朋友那里借来的假项链，从而在舞会上出尽风头。那被所有男人关注的虚荣让她陶醉，以至于多年后艰辛之余想想还会脸上含笑。短暂的美好让她付出了十年的青春，这代价大得让人惊掉下巴。虽是小说的情节，现实又何尝不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不及。

青春是短暂的，美貌是短暂的，你不得不承认，当一个人眼里没有你，心里更没有你时，你便什么都不是。这是你的悲哀，也是这个世界的悲哀。

不必去抱怨，不必去追问为什么，这个世界真正不会骗你的，是那一本本散发着油墨香的书。它

是最真的朋友，也是最可托付的爱人。沉浸其中，它会帮你擦去腮边的泪水，它会给你昂首走路的勇气，它会帮你找到更好的自己。

若有诗书藏于心，岁月从不败美人。

在文字穿梭中，你找回了自信，你开始慢慢发现其实自己长得还很好看，即使白发满头，即使你笑起来皱纹如沟壑。原来，那份从容，那份坚定，那份坦然，便是岁月馈赠于你的最好的礼物。

岁月不会饶过任何人，但以书为友，以文字为伴，让每一个日子都随风起舞的你也不会饶过岁月。

如此，你便不再悲伤；谁会爱你脸上的皱纹。

下班了，我踏上回家的路，这次，车里单曲循环的是莫文蔚演唱的《当你老了》：“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面上的皱纹。”

我仿佛看到一根根白发，银子一样把皱纹铺满……

乡村的灯

夜幕四合，村庄像是被一口倒扣的大锅罩住，黑得严严实实。推开家门，奶奶已点起灯，火焰如豆，发出微亮的光，照得草屋屋影绰绰。这便是我最初见到的乡村照明灯了。

那灯，是一盏煤油灯，我大哥自己制作的。大哥先找一个用过的空墨水瓶，用烧红的铁棍或火钩子在瓶盖上烫一个窟窿，再到生产队或有自行车的人家，找一套废旧的手推车或自行车的气门嘴儿，把棉线合拢或把蒲子根部剥去皮，取一段蒲草作灯芯。往瓶子里添上煤油，“刺啦”一声划着火柴，油灯就点了起来，黑洞洞的屋里就亮了起来。一家人坐在炕上吃饭，母亲晚上做针线活儿什么的，全靠这盏灯照明。

马灯也是妇女们掐草辫必备的照明工具。那时家家户户的妇女，不论老少，在生产队劳动之余，都掐草辫。夏天的夜晚，生产队的场院里，村里的大街上，到处架着一盏盏马灯，十几个人一帮，围坐在不太明亮的灯光下，忍受着蚊虫的叮咬，边说笑着，边掐着草辫子。这时，我会拿一块塑料布，躺在母亲身边，透过树叶的缝隙，看着天上的星星，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不管蚊子怎么咬，我都香甜地酣睡不醒。只是第二天早晨，两只小手上还沾着蚊子的斑斑血迹。

我们村里流传多年村书记除夕夜陪一位老人过年的故事，也与马灯有关。一年冬天，村书记带领二百多名整壮劳力，到东部一个丘陵村修“大寨田”。白天推车、抬筐运土石方。傍晚收工后点着油灯。

这天，天黑后，他拎着马灯，和一个三十多岁的未婚青年去点炮。“轰”“轰”几声炮响后，天摇地动，碎石啪啪落地。男青年见炮已放完，准备撤回。但书记心里盘算着还有一炮没炸。书记说：“先别走，有个‘哑炮’得去看看。”于是，俩人借着马灯的微光，摸摸索索，仔仔细细，寻找“哑炮”。突然，又是“轰”的一声响，“哑炮”在他们身边炸响了。书记被

掀翻了，马灯玻璃罩粉碎，灯架瘪了，可身体无恙。书记起身看时，男青年倒在地上，捂着眼睛喊叫。书记大声喊着男青年的名字，知道他眼睛受了伤，就把他扶到自己背上，一手拉住青年的胳膊，一手提着破碎的马灯，一溜小跑回到民工驻地，连夜用小车推着他去了医院。青年的生命无大碍，可惜两只眼睛再也睁不开了。

腊月三十上午，书记到青年家里送去大队的慰问品，帮他家贴了对联。傍黑，从家里带着包好的饺子，炒好的菜肴，提着一盏新马灯，来到青年家陪母子过年。书记对老人说：“大娘，从今儿往后，我也是您的儿子，您养老的事不用担心。”

农村还有一种灯，叫“汽灯”，需打上气才能喷油点燃。“汽灯”通常在生产队晚上打场、有文艺演出时才会使用。只不过，这种灯大队、生产队里才有，家庭中几乎没有。高灯远明。“汽灯”常常挂在一根高高的竹竿或木杆上，照得四周如同白昼。倘若遇是满月的夜晚，天上有个月亮，地上有太阳，乡村的夜晚弥漫着神秘的色彩。

这样的夜晚，生产队的场院，就成了孩子的乐园。大人们打场，我们就在汽灯下追逐嬉闹，疯了一般